

随笔

## 冰车帖

王祥夫

北方的冬天,大地一上冻,河里湖里的水也都结了冰,但河啊湖啊离我们都太远,跟我们几乎是没一点关系,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井台,井台上一结冰就会形成一个坡,这时候我们就会把木板冰车和木板冰鞋找出来去井台滑冰。木板冰车都是自己家里做的,一块大小可以坐下个人的木板,木板下边钉两根铁条,玩冰车还得有两根手持的冰镢子,把冰车先放到冰坡的上边,人慢慢先坐上去,用手里的冰镢子把冰车先稳住,人坐好了,一切就绪,两手一使劲,用冰镢子用力一撑,冰车就猛地朝冰下滑去。木板冰鞋更简单,找两块和鞋大小差不多的木板,在木板下边钉两根铁条,穿这种冰鞋在冰上玩儿,手里照样也要有两根冰镢子,很长的那种有木把子的冰镢子,用冰镢子在冰上一戳一戳,人才能在冰上滑开,这种木板冰鞋和真正的冰鞋不一样,没有冰镢子根本就无法滑,那时候我们都拥有一副短冰镢子 and 一副长冰镢子。

我小时候玩儿的冰车上边钉着一块儿烂狗皮,“这样就不会冰屁股了。”母亲对我说。我不知道母亲是从哪儿找的那块儿烂狗皮。还有就是我小时候穿的一件棉大衣,那个皮领子是狐狸皮的,可真是暖和,我同样是不知母亲是从哪里找来的那个狐狸皮领子,在北方,这皮那皮并不稀罕,北方不吃带皮的羊,狗肉也不吃带皮的,羊皮狗皮都被剥下来做了皮袄,狗皮一般都用来做狗皮褥子,据说狗皮褥子有一妙用,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院子里有了动静或者是家里进了人,狗皮褥子就会立刻把你扎醒。但怎么扎,我不知道,难道睡觉的人就那么光着身子睡在狗皮褥子上吗?但也有一种说法是狼皮褥子才会有这种作用,狗皮褥子根本就不行。你睡得死死的,院子里突然有了动静,只有狼皮褥子才会把你猛地扎醒。狼现在很少见了,小个头的郊狼也几乎没了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据说有一头郊狼一不小心闯进了我们那个小城,它没别的地方去,就一头钻到了城墙洞里,有人看见了,而且许多人都赶去看,都想看看怎么才能把那头狼给活捉出来。就在这时候城墙洞那地方开始扬尘,不一会儿工夫就灰尘滚滚,这就是人们传说的“狼刨城”,直刨起好大的尘土,好家伙,把人们的视线都给遮住了。后来怎么样了呢,我想不起来了。那头狼呢,它的皮是不是给人们做了皮褥子?我也想不起来了。据说过去土匪睡觉用的都是狼皮褥子,为什么?这我也说不清。

过去的冬天是好玩的,是欢乐的,我那个钉了一块烂狗皮的冰车后来去了什么地方?我是照样也想不起来了。冬天又快来了,城里不说,村子里的孩子们可能马上又可以玩冰车了。近二十年,我在城里就没见过孩子们玩冰车,城市里的冬天是无趣的,也许会越来越无趣。

## 我就要边走边唱

韩浩月

秋天的公园,可能是因为工作日的缘故,没几个人。刚进公园门,就听见震天响的音乐,正狐疑为何公园会放如此“奔放”的曲子时,抬头看见前面有两个青年,音乐是从其中一个人肩膀上扛着的播放器播出来的。

这个画面,看着太亲切了。如果他们梳个大奔头,头上打着发胶,穿条喇叭裤,衬衣塞在腰间,那就是妥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髦小青年。不过那时候,街头文艺青年扛的是录音机,磁带里放的是迪斯科;而现在,录音机换成了插卡播放器,虽然从行头到硬件都“鸟枪换炮”了,但制造出来的气氛还是大致相同的——时髦且不失尴尬。

那两个青年是到公园里做直播的。不知道现在户外直播还算不算时髦的事情,反正我遇到了,都会驻足欣赏一会儿,看看这些新时代的街头艺人,是怎么给远方的粉丝卖力气活儿的。因此,在与这两个青年擦肩而过的时候,我也投去了期许、赞赏的眼光,对视之后,很明显唱歌的青年提高了分贝,扛播放器并手持挂满了好几个手机的直播杆的青年,眼里只有他的小伙伴,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存在。

这一幕,让我想起一个曾经很流行但现在基本被抛弃的说法:“边走边

唱”。陈凯歌曾以此为名拍摄过一部电影,那是上世纪90年代,该片主演黄磊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叫《边走边唱》,由此可见,这四个字在当时有多么火。在那一二十年间,“边走边唱”成为许多报纸副刊的栏目标配,好像不边走边唱一下子,都不足以显得有多热爱生活。

确实,走着路唱着歌儿,许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年轻、活泼、热情的一种表现,音乐、小说、影视剧、话剧,都爱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一个人内在状态。以前在县城生活的时候,经常看到有人在街上骑着自行车,莫名其妙地就引吭高歌起来。后来在一线城市生活,很少见到这种场景了,不但没人在公共场合边走边唱,就算在地铁里手机外放音乐声音大了点,都会遭白眼、被抗议,好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安静、沉默的生活状态。

边走边唱,必须要歌者进入一种忘我的情境。可是,在快节奏的生活轨道上,想要实现忘我,难度颇大,因为有无数的明示与暗示,在告诉你不要忘记,尤其是不能忘形,否则,等待着你的可能就是出丑。话说回来,怎么以前的人,那么地不怕出丑呢?我有时候傍晚散步后回家,会在无意识之下,唱出几句老掉牙的流行歌来,这时候如果有人冷不丁地出现,就会赶紧把溜出嘴边的

字和词咽下去,那滋味,就像咽下几颗玻璃球,连带着喉咙和胃都难受。

自己不能边走边唱,于是便很是羡慕那些旁若无人、边走边唱的人。记得2002年前后,常见到拉着音箱边走边卖的艺人,看着他们在暮色中逐渐消失于街尾的身影,觉得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诗意——可能是我想多了,觉得歌者的生活,天生就是快乐的,可谁知道他们的愁绪呢?边走边唱的人,也不一定就开心,自打有了这个认知之后,也就对边走边唱没那么向往了。

秋天公园里与两个青年人的相遇,一时让我浮想联翩,差点儿走上前去,想要点歌一首,让自己的声音也从那个播放器中传播出去。

就在这么想的时候,一辆标记着“公园管理”字样的电动车疾驰而过,几位全副武装的保安表情严肃,擦身而过的瞬间,听到一句话:“别让那俩小子跑了。”我猜,是那俩直播的青年音乐声搞得有点大,被人投诉“扰民”了。

我没等着看结果,离开公园走向停车场时,忍不住哼了几句,“我就要边走边唱,我就要边走边唱……”忘了这句歌词是哪个《边走边唱》版本中的了,或许这句词还有这旋律,都是我临时起意瞎编的。

漫谈

## 风景无关柴米

介子平

白云深处,树影炊烟,生活不就是一半诗意,一半烟火?

远处是风景,近处是人生,看到的风景,觉得很美,但未必属于自己。属于你的只是柴米生计,负重前行,已久未抬头,生计会让人将最不堪的一面表现出来。山路崎岖,改行水路,直盼着早日抵达,掠过恼人的漫长。曾陪友人外出考试,我一路扶窗观景,浮想联翩,其则埋头书本,忽忽不乐。你看到的一切,通常就是心中的向往,感性很具体,低层生活不以诗的形式呈现。近处虽是人生,也能无关柴米,昔时缙绅,古道热肠:不教儿子教戏子,不置田园置花园,不管家事管闲事。

不同价值,无以通约,不同利益,无以均沾,以自己的视角,断言他人的行为,随意下定义,以为毛病,而沉默是得体的客气。薄情世界里,人们擅长相遇,遇见而无法预见,情义流浪,潦草离去,思谋在没有熟人的地域,重新开始生活。

上善人家,择善而居,自己成了不理想的自己,也就找不到合适的人。思前想后,令人心生倦意,玉壶买春,酒

只会越喝越醉。无法决定几点日升,却可决定几时起床,毕竟生计本身最为真实。神在你全心投入、付出所有时才肯帮你,其实此时峰含旭日,明媚高彰,匡助已不再重要,正如自知之人不用照镜子,不自知者照也无用。一切皆寓言,即便悖论,也可慰藉。

怀春怨女,失意才人,前世与今生,如两场大梦。“纵有千古,横有八荒,前途似海,来日方长”,却是前途了然,来日无几,为模糊不清的未来,过分担忧。时间乃隐形杀手,人间没有永恒,却有永恒的瞬间。篱落堆花,青春岁月追悔;帘栊飞絮,文化记忆流连。这花又开,折取一枝入城去,使人知道已春深,岁月不饶人,也不饶狗。一夜薰风带暑来,夏日小调,鸣在枝头,曾疗愈过失控的情绪。只要有手艺,饭菜也能变成艺术品,只要有心情,举目即风景。即使同一时辰,同一山水,也是不一样的风景,风景的多重属性,包含着人的几度感慨。

忙时读屏,闲时读书,忙时生计,闲时观景。生命的意义,或就在于得过且过,谋划生计,自由自在,享受风景。



周利芳 作

连载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黄河之水从天上来,奔向何处去?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,你尽可以面对着她,发万古之忧思,转过身,你又敢对谁诉说相思之忧愁?谁又能不顾羁绊站在你身旁和你一起看这河水?我们已经忘记,终究尘要归尘,土要归土,

世道并不艰难,却是人间艰难。忘情已经被古人永远带去,现在,谁不是以为自己会永远不死?欲望巨大到奢望永生,我可怜的人儿啊!我拖着伞走,身畔的黄河笼罩着烟霭,那浩大的逝水看上一眼就足以洗心。几天来的狂乱和忘形,那些不可告人的小心思,被河水带去了天边,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?这无尽的江河,把胸中多少的块垒浇不灭?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这万古的洪流,它入了我的眼,入了我的心,我得到了我真正需要得到的,隐秘而浩大。

人心难猜,天地造化却总能如人所愿。这条也许是河坝的石头铺就的路,在我的脚下消失在了滔滔河水之下。我站在水边,缓缓的潮水涌动着洗刷着我的鞋底,那个少年再次显现:他正弯腰在浅水里摸鱼,身后洪波涌动,星汉隐耀。他无暇顾及不

远处那个对他怅望的人。二十年的光阴就像眼前的流水一样逝去如斯,不舍昼夜。我认得出他,他认不出我;他就是我,而我已经不是他了。我踩着几块大石头,跳上水中的石堆,四顾之下,一片茫然。铅云低垂,暮色欲合,我该回到人群当中去了。循着来路往回走,岸上的野草和水中的水草一样丰茂,虫声已经进入高潮,喧闹而寂静。虫声和水声密密地冲击着耳膜,如鼓如雷,我却听到了后面巨大的寂静,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在田地里怀着无望的心绪劳作的少年,他似乎没有未来,但他拥有天地。

放河灯的人排着队迤逦走向河心,我们这些客人,因为人数众多,竟然也洋溢着庄严和肃穆,好像点亮后随水漂去的河灯,不是游玩的项目,确是祭奠那些顺流而下一去不返的走西口的灵魂。

随笔